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一冊目次

河村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戴重撰  
清鈔本

一

秋士偶編一卷附董劉春秋雜論一卷

〔明〕宋存標撰  
明末刻本

四九

天問閣文集四卷附海棠居初集一卷

〔明〕李長祥撰 附 姚淑撰  
民國吳興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

一二五

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明〕吳應箕撰  
清刻本

三二一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一）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五六三

河村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戴重撰

清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河村集序

河村集予友戴敬夫先生遺稿其子務梅無忝輯次授予為鏤版行世者也生平詩古文頗富存軼各半其存者感時諷俗為多風雨晨夕偶一覽誦輒流涕視西臺號慟鐵函斑剝蓋異世同揆孰謂今人遠遜古人哉次尾存宗與敬夫後先相繼殞雖從容慷慨差殊卒皆矢心殉節無少剝繆死生不相負史氏宜有紀載俟異時論定耳棲山岬峒集于五思表章既為文泣告次尾存宗墓次擬授梓愧未觀成河村篇藁希簡務旃無忝二子復廢產佐于弗逮以故邇布同志識者讀其文哀其遇毋徒以辭采聲譽跡之則



敬夫庶幾無遺憾矣嗟乎予豈阿私所好哉至於敬夫歷官行事詳具存宗所撰戴推官傳附載本集天下萬世所公見予不復書  
芑山遺民張自烈題

推官戴公傳

貴池

劉城撰

戴公重字敬夫和州人遠祖仲禮當至平王時帝取和陽時率義兄弟歸其軍從征有功授貴州普安縣令公重他命子來與接補洪武三年遂給仲禮戶帖公兄時好擁兵仗作行陣擊刺狀父滔戒之私為好武論千言以上年十五補州諸生父卒事祖母母至孝師事江浦鄭先生朝聘為聖人之學屏居西莊悉焚故業靜坐長思言動有法然諾取與砥行修名彬彬儒者而好古窮經談王霸大畧不為迂謹鄭病諸蒲塘侍藥及卒為位而哭刺心喪率眾築舍祀之諸父溱通判溫

州歸與仇家聞于州堂暴卒撫其孤破產為復仇訟不為強禦屈以是留滯濠淮間每撫事傷時登山北眺輒痛哭歸以所聞見告母相與歎曰被髮而祭于野不及十年此其戎乎欲奉母如江南親戚累弟特以為避仇也沮之力獨惟母信之遂行至南京西安門居二年而母卒乙亥春賊犯州境渡江至河村悉舉族殯葬之以宗族兄弟之家移江南勸親誠急從皆不聽弟于教人而南十二月賊果陷和州屠焉從公言者皆得免明年丙子正月賊去復渡江哭所親多解衣營其葬旅南京凡五年以貧故五徙其宅見中原州郡相繼陷于賊太息曰大亂已至一身將老寂寂如此

豈不痛哉仰天擊劍每挽弓作霹靂聲慨慷悲歌髮短耳熱復卜居橫望山者五年徙銅井壬午應試又被放即欲上書請巡幸關中為同學魯可藻所止其說曰建州比數有嬖書度今年冬必犯畿輔倘一旦南牧國家即欲遣陪都其道蔑由致幸關中或不為流賊所有天子據河山之固自將待達可東距山後諸部且潼關七八日可抵鳳陽境其勢未嘗不與舊京相連絡某為是說已十年今其時矣人或笑之是年冬建州部大入畿南公又浮舟石白湖甲申李賊陷京師福王即位于南京天下洶洶共仰新政士大夫在籍者爭欲得好官耳無講復仇者應天巡撫程公世昌聘

公入幕尊禮之歎曰戴先生仗節死義之臣也汲汲欲上書自效恐其顛立見未幾公以甲申歲貢廷對雖應制經義語多直切馬阮欲置之左書坊趙公士春獨為得人慶力爭之策第一定職推官部中欲誅厚賂乃得美郡公笑曰臣草莽臣素矢以不欺報吾君何敢始即以倖進馬士英之客耳戴先生名屢招致偶見公所蓄澄泥硯遽曰有此可擇脂膏地強之謁士英公謝曰相公黃金白璧高于山服飾器用何所不備矣此為今異姓通侯同姓郡王以下無敢驟通名于相公者矣有一明經乎大笑不肯往而以刺謁都察院劉公宗周為陳時政得失緣古今大義當以復仇雪恥

表忠義叛作中興之氣為急劉公方坐黨禍去國惟與流涕而已公亦歸石白宣城麻君三衡以書約公依湖山結水砦以待變不果乙酉春復至南京甯南侯左良玉已稱兵向關乃于三月十九日與魯可藻聚數十人哭懷宗皇帝小祥于南郊聞者感泣巡按河南御史凌公駒因閣部史公幕客致書于公以前席待公戒裝而淩誓節凶問至公讀淩絕命辭灑酒再拜以泣曰天不使我從公死甯復有待耶四月朝廷為南防左北防邊紛紜檄懷中諸黨人除異已鬻官爵不少休而公亦注選湖州推官奏上未及報可改康州而公先是還石白會程公世昌得罪阮大鍼罷職不得次

代次高淳將移家湖州趣戴公同劉城偕往則乘輿播蓬者數日矣程公抵後林主潘氏潘國瓚者公同貢士交善以戴山之廬館之劉城則又走嘉興遽還池州而程公尚手握勅印為程諸生上書戴公曰程公深受國恩宿有民望天未棄周人猶思漢今天子勅印尚在不以戮力王室乎誠宜假我列祖之威靈以號召天下豪傑之士東收吳會南連閩粵乘間疾取此目前之可辦者也公因其語諷程公程領之起而歎曰公言是也能無泣下然師興無餉必困糧因糧不能無難易得失也請少閒程公拘拘尺寸圖萬全公亦不復言六月北兵入蘇州旋至湖州待北檄者皆漢降官

湖州則一亡賴書生挾二三僕似丐奉片紙受大郡降如歎小兒  
往往皆然湖州守者逸其屬以城迎降公遂與太湖義師擁楚藩  
通城王盛滋起兵至湖州執降者磔之時大將黃璽文臣吳易各  
擁兵萬餘于吳江屢挫北兵道臣錢棟亦斂舟聚眾以待公復至  
後林恂思潘國瓚等曰成敗利鈍非能逆睹大義所在死生以之  
今通城王既身任軍事庶使志士知所向往也君家世受國恩宜  
宜生視吾願與君更為一旅出奇制勝以應之疾趨錢塘復杭州  
以作其氣通城王聞之大喜洞庭山蔡允心俠士也破家十數萬  
以從于軍公命軍中皆編素舟楫器械皆備有王元震者字長卿

短小精悍膽力過人受公方略率鳥船數十艘截擊北兵北兵大  
敗歿于水死者無算公軍昆山會師及夕大風雨纜絕夜半中軍  
牙轟折船悉吹散公擊楫賦詩涕淚謂元震曰自與君克舉大義  
馬革裹尸所宿願也恨未與敵決一死戰而天意如此不亦悲乎  
語訖舟至後林將以明日收散旅入洞庭山與蔡允心會集長興  
與黎明北兵猝至圍瓚家園馬公亟出北兵望之即射公立以佩  
刀斷之三矢皆不中元震戰于舟中公急從之有人自左射公羽  
半沒于腹公不動北兵不敢近亦不知為公也舍之去公乃自拔  
矢出其鐵按劍走十二里顏色不少變遇軍中同事生屢啟隆亦

傷其顙以遂舟載公至計村夜下血數斗裏創七日始歸東林山  
先是程公自後林得免馬元震為北兵所獲械送湖州城以所得  
符檄鞠之窮其狀曰是奚為者但言之即貸爾死元震罵曰蠢子  
豈不知此皆我所為耶將以此符檄攻戰具約豪傑恢復

北帥大怒元震

罵益厲被支解死公與國瓚得全少緣乃作死問篇接古岑君然  
來君叔及孫文臺劉趙石以自況于本孝移孝扶公聞歸和州  
創復劇遠近齊復岑以供藥餌者不絕時居馬鞍山寺偶語子移  
孝曰吾從負創以來究知大道今試示爾以死期爾默識以俟可

也病方革創始大清遶絕粒不復食命本孝移孝等曰爾兄弟祇  
宜固貧力學或習醫卜以隱萬萬不可學舉子業其守我將死之  
言復援筆作絕命十五章手疏與兒子數十則腹分縷析凡所謂  
植身正家之道具在無一語及私且曰我死第殮以常服此我自  
吳興以來血肉淋漓庶以上觀先帝于九京耳及期端坐正衣冠  
而沒年僅四十有五葬鷹河山公修脯而神王乍望見之若深山  
窮谷一老叟而蘊藉宏深於文章好韓非子詩宗杜少陵家則李  
陽冰草書出顏魯公楷法繪畫自成一家象緯術數本草稗官莫  
不殫究與人書不數言未嘗作唐以後語性純一虛懷好善人咸

憚其剛人有過惟恐戴公知久之不言而化所吐辭奉若箴銘少以貧故談經自給不赫赫好名高上自士大夫下而野老未有不心折者生平轉徙不常州之人挈宅百口從之遊歷兵戈禍難不忍去其得故鄉心如此又機警有先知決事每在十數年以前莫能晚慎于擇友莫逆交不數人晚而同難者亦不數人其同學魯可藻自甯鄉縣令擢御史官湖南戮力王事公之死念之至而不知其詳云所著河村文集八卷哀泮宮賦村塾記歷陽湖記周侯忠烈廟記諸箴銘尤傳于世詩彙十卷師陶一卷詩餘一卷韓文編年五十卷陶詩考異五卷歷陽關天記一卷族譜十卷年歷一

卷死問篇有韻之言編詩集中劉城曰宏光四月望南都就傳日五色敬夫同余視之但見日中黑暈耳敬夫趙吾去國客湖州三泖旬余既歸而敬夫起義矣十月程公世昌書來曰敬夫與潘蔡諸君甫建朱旗輒中天被創以歸痛哉予序次其文學節義之大運從卒葬之詳著之篇曰推官戴公傳以告來世夫敬夫歷陽布衣自持靜正而所為足以垂于後若此豈不甚可誦法哉撰明史者置敬夫于忠義文苑間何擇焉而余城愧後死矣

復社中江南死義者多人余慨欲為之傳次尾而外如麻孟璠三衡沈景山壽克夏龔仲允彝陳卧子子龍孫克咸臨江文石

天一徐九一沂楊維斗廷樞黃蘊生淳耀顧子方果吾友也皆未得其家狀不能成傳丁亥春戴敬夫次子移孝以僧服走峽川憑血蒲伏備述其先人湖州事合生平核之踰年始克為之傳率意揮毫其逸事小節不書也庚辰秋敬臣胡君士瑾令烏程有墨名延敬夫為吳興遊辭不往乙酉春甯南侯左良玉聞敬夫名欲聘為楚皆長辭不就夫不往烏程何足道使冒昧應左聘將何以終敬夫當與楚友交甚篤友遠游家僮與其妾侍通友歸而覺以告敬夫敬夫方卜居橫山佯假其僮以往殺之柳山敬夫傷世憤亂當慕張乖崖之為人故行事若此往年有

告我者曰總鎮黃蜚或語人曰今非撥亂時十年後馬將軍進忠戴先生重共舉事方有昇平之望焉或曰此誠意伯劉孔昭語噫蜚死矣敬夫又死孔昭與進忠吾烏知其存亡哉諸君之心事則昭如白日矣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存宗跋



河村文集目錄

卷一 賦記

哀泮宮賦 有序

村塾記

歷陽湖記

燒廟記

師祠記

登雞籠山記

褒禪寺記

太湖山遊記

棲雲觀記

秦姬廟記 原本闕尾

梅山記

修忠烈廟記 附歷陽周侯祠堂記

華陽洞記

宿西莊記

宿閬龍山記

樵者語記

牛首山遊記

再遊雞籠山記

卷二 序 辨 銘

陟岵草序

僧冊序

九丸書序

我師錄序

宿雞心山先墓記

南山早記

移宅記

陀公庵泉記

堽岵廟募冊序

陶窰集序

裕溪漁隱宛在高序

武林草序

南遊草序

王中實時文序

半湯銘

琴銘

卷三 贊 跋 書後 雜著

大樹贊 三首 有序

八簋為劉與父作

晦翁易序帖跋

吳嘉賓印記跋

葵酉程墨序

二桃辨

盤銘

馬鞍山鼓銘 有序

八贊為劉伯宗作

魯公茅山碑跋

書家禮冊子跋

成生惲家藏先世書冊跋

為金天駟書少陵八哀詩跋

書屯田書後

棲雲觀文社盟書

雪祥

見龍掛

菊花飲子

修和州志徵書啟

卷四 碑 傳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刻義 刊

和州與頌金先生題謁津運之碑 插花廟田碣

書墓書後 原本闕三行

正社盟書

雨淞

博望

危太樸墓

修復青雲壩碑

池中婦傳

王宏山偕配趙孺人合葬墓志銘

耆賓王君暨配魯孺人合葬墓志銘

天放生墓誌銘

大明和州王氏五烈之墓表

祭王聚洲文

祭金磐翁先生文

行夏之時乙酉足試

陰陽和而後萬物得

原本闕

私役鋪兵 原本闕

附錄

張不二先生殉節紀實蕭雲從撰

和張不二絕命辭原韻四首戴重

戴河村和張不二詩摹本七古

紀映鍾題

賦記

歷陽戴重敬夫著

哀泮宮賦 有序 壬午

州有序其在宋卜橫江門之郊士之用宥于王蓋得入為烈矣北狄入而燬之後雖舉之亦無聞人也地非有改或者其造士則異與明興徙之國中東南隅亦百有年以登材也少筮之曰不如佛寺之環吉寺在國中後有延印謀而改作之未百年而加哀也又謀而復之猶如哀也孟子有言或待文王而興或無文王猶興地脈其何罪焉竊聞

之然其士愿而固業雖隨而勤志雖愜而不害尚先民之遺哉後數十年流風下趨予總角遊于此溯忠信之猶存逆儂薄之不可止盡之心而不敢言也十年之中吏禮凶德士親淫師家授貪子國升器夫矣倫致矣慨然曰茲其有盜惠乎居弗久矣既言而以其孥逃之已而日甚如涕如羹是以及于乙亥之禍盜召盜也惟盜于淫昏之鬼是禱是祠于師儒之舍是燼吾孔子實曰彼不仁之人故而出我門入我室盍與諸我官乎久矣夫孔子之不食于斯土也予至過而哭諸數年廟有宿莽無問而然之者庚辰

歲有司少違算焉作廟二楹塗瓦不既宅無所具者或謂曰是其興乎予曰典型不正敗類不殄亂未必已宮室之治不治其小也壬午歲春有司將有事于廟予以諸生與執役及祭則攝也禮無俎豆樂無笙磬叔梁大夫之獻焉莫于地七十子木主半為輿隸者折以朝饗師儒爭膳肉叫然喟然不聞德音予涕而出曰惟昔之廢以有今也今之廢又甚昔焉教之不教學之不學匪其寔迨其文而亡之亦莫知咎之所在羣狂而樂其廢予不知其所極也哀哉作哀類宮

肇州歷陽惟湖陸兮命之教學以造舉古漢唐之無遺迹兮渺焚菰之所聚有宋致宮于郊南兮夫貞乎侯之度遠城闕而通焉邨兮偃橫江以築步賜千戚使胥鼓兮通書幣于東序朝假舟乎濂之溪兮夕叩伊門而啟戶折魁楚以捷急兮三歌皇華以竭其怒于是御堯衢兮惟仁義之輔我驅迺無幸而臨鯨淵兮懸忠義以為壺也迄狄韞之不我通兮帝命神武焉其遑擊蒙若崩角以拜長者兮于號熊負之江以東肆戈封禪而走之苦寒兮曰多士其成功師建案而虎賁脫劍兮度九州之地而新類官矧吾土之在岐豐兮揚元龜之玉兆乃告從移郊之國兮惟爾之中作廟翼

翼兮我書既同米于廩惟教孝兮抗不甯侯以命之忠三年而不語之兮鹿臂豹摑之升諸公紛孔材之班班兮或却車其畏朋友守道之有獲兮胡干祿之云工竊聞先哲之方軌兮後生之所恪也克尊尊而親親兮恆求善而逐所惡也退不得罪于父昆兮進不以恥君之爵也宵有奔而弗淫兮畫有餉金而弗攫也將恐懼之不敢忘汝兮彼梵獨之何虐也國士桓桓杆吾民兮身可授而志不可錯也斯建學之先兮而社之所託也維小夫之罔有知兮延羔雁之是索也不曰士之作德其如何兮曰茲土之不昌越三筮而再連之兮或西東之悵悵嗟從違之出吾兮疇月日而異祥

封艮山以載閼兮升巽木以飛幢制愈多愈無攸益兮雖巧倖之指徒為傷予生之惜晚兮偷孺佩于翔翔之餒朽冀以為芬兮繼鄙音而喁然颺之豈予不知其已陋兮固肄業之是尚側予耳渺予目從斯遊兮蓋樹十莠而一梁日之邁兮月之將謂墨為朗兮狐狸為蒼裂六行兮敗我五常干泮之林兮穴貪狼與皂隸輩盟兮揖倡優而偕行使奴也越于貨兮通于我藏盜馬在廐兮目豔妻而奪之房媚不肖之吏兮如畫圓方責負倍償實猶未厭兮幽其弱以桁楊幼儀執經以趨兮狎其婉孌以競于牀使兄可提履兮使父且舖糠悅其妻于桑間兮刺其母以鴆奔之不良則有禽

之所不蹟兮甯夫人之自藏余泣而道之弗忍兮默之手懼其莫之創鑒于古以詢占夢兮顧此都其淪亡約吾履兮察吾之裳陟寒冰兮去故鄉故鄉之不可復兮沒吾齒之滄浪

### 太湖山遊記

登郡城西南隅望之有山參差巉岼者太湖山也達城三舍古者江流汎濫注瀦為湖山故臨湖上以此得名今江徙而南湖化為田凡十百里山有三峰東峰之麓為大善寺少東三里有仇侯故宅廢二百餘載麥田臥石字僅可識西峰臨天河之曲內入巢湖外出揚子江巨石若龜可垂長釣焉予未嘗至其中峰則善明禪

師之塔寺也左山曰東亞右山曰西亞中阜曰鉢徑上折碑文字漫漶入寺躡磴登塔堂其塔盈丈礧石精質賊兵嘗燬之不能壞塔西為錫杖泉甘而靜滿而不溢日汲百斛不損寸旬月不汲不益予飲之渴睡以釋日夕兩至篝燈求善明語錄讀之紙尾得銅城開水利記頗與今異乃宣德年僧石航手述予割以藏笥中明日又雨與數書生坐談移日僧為言山中藥草禽蟲之異有數百種晚霽炊錫泉淪蒼山新茶細如句折乳白蘭香佳味也明日陟峰上望巢湖水片白如月湖南山蒼秀在晚烟中歷落可數山陰為誅胡谷云可避亂由山而北引者荆棘嶺桃花山蒼山將次

第及之石苔辛香拂人鼻息久食之亦有清氣羣鹿驟至多可數百殊不畏人近之輒角而待有元毛者額須老怪獵人計索而不可得也于于石穴獲鹿角一童子刷黃精蒼朮數升循東亞歸寺日已夕矣

### 村塾記 己巳

山村有童子塾于請宿焉其壁新墜塾師曰先生蓋為我書之書曰古有大學有小學大學學道也小學學藝也道成而使人藝成而使人于故事舉而政治小大雖殊其趨于為義也今亦有大學有小學小學務識字通言語習算數使可爭訟使可寫契使可

會債使可任胥吏增損文書而已大學釋章句之訓習比偶之文童子試而為諸生諸生試而為進士位高而金多衣食之是營田宅之是殖而已小大雖殊其趨于為利一也是以古之學無非可貴者今之學無非可賤者而俗往往賤小學是賤其所賤也而不知其己未嘗貴也彼朝市之師若弟子陷溺已甚宜未有以救之茲深山窮谷其老幼多質而少惑使為之師者能以道為教稍束于禮明于義嚴于法習而柔之若曰爾父母其能養爾兄弟其能無爭男女其能無亂衆教其能以及貧窮凡所以折其不肖之心者必致其力其父兄未必不信其子弟未必不從出而耕于田有

遺粟入而和于家有餘樂將于所謂大學者且羞聞之此孰殿而孰貴乎蓋君子之不遇于時者多託乎此以成其志不猶愈于溺溺者之相及哉故塾師不可不自責也若夫從流俗傭口食又宜為其賤者矣塾師讀于書甚喜飲之以酒嗚呼以予之言而有塾師之喜乎己巳二月萬民記

### 栖雲觀記 己巳

西郭之外一里曰桃花塢蓋張氏之別墅以為于湖先生蓋嘗讀書于此云西南三四里有覺塔蒼然青立曰延慶寺宋彭侍郎築在焉程伯子先生為之狀者也西十里縣岡若防曰石佛寺其民

好弓春夏耕田秋冬則土封其戶以妻子去又十五里曰囊鉢巷有古樞雲觀不知何時作就道士問故事無能對者西樞有二鐵真武像云始鑄它所昇之不起適水潦至逆流而來人以為神然不足信萬民識

### 歷陽湖記 己巳

州東治縣西治距六十里悉為湖而中有岐近州曰歷湖近縣曰麻湖周百餘里傳聞歷陽之郡一夕化而為湖見淮南子事在置郡後百年內漢書地理志注在帝時蓋誤也或曰郡治嘗于居巢范增侯其地實今巢湖然歷陽山乃當二湖水北又無可疑矣

豈諸湖廣濫諸湖暨江患通為一耶初二湖如故高皇帝既定和州避孫德崖之亂嘗乘牛渡恩湖入麻湖旬日故恩湖謂之龍駐湖俗謠為龍珠非也後永樂年中有郡吏目希開田功報計臣乃斷河以涸之自縣徑州新河口入于江是為縣河湖遂廢得田若干頃不及額吏目亦不得功古者先王割地必使地有餘壤則民有餘利擇地而井之疆理之外不悉田之也名山大澤不以份不悉賦之也不悉田之不悉賦之所以聽民也田益闢賦益增汚吏得悉之富人得兼井之貧民何利焉故辟草萊開阡陌可謂勤矣仁人以為罪則山澤之利盡焉耳恩陽于古為要害負山阻水可

以待南北故必爭之晉宋往事無不可見者今失二湖之險設有不虞必難為備矣豈特病貧而已哉是故盡地利者有利國之名無利國之實不可不察也

#### 秦姬廟記己巳

麻湖之陰有秦姬廟在叢林岡東下二里廟門臨谿水蓋湖連江故道幾滂乃通乾則塞入其廟甚蕪且穢予友方魯狂慨然曰是我欲修之久矣昔秦始皇東南遊浮于湖徵民婦女牽舟舟大不可動誅甚衆有姬力諫不聽投湖中以死始皇憐姬之死罷其役民故德之立廟而哀祠之先年有耕者獲廟碣于東阜下為宋元

符三年太學生錢壹所記叔父仲先甫嘗錄其文載廟之沿革頗詳今已不知碣石所在其文亦累索篋中未得也疑廟初即在東阜上不知何時移此土且夷為淫祀鄉人不知其始有司莫之問予之責也將終始之予為斂手曰不亦善乎子之為志也賢如秦姬廢而不祀其諸淫昏之鬼動以禍福惑民至窮土木竭財力雖士君子而不寤何哉它日子之志成

#### 姥廟記

姥廟者祠恩陽之神姥也方都未陷姥有先詰而眾以為妄及既

陷賢愚共盡而眾以為神姥雖神然無救于禍矣無救于禍而祠之者何也夫惟不用其言則無救苟用其言則未嘗無救也故祠之所以為不用言者戒也屹然巨都地德厚載彼忽曰且陷其羣而妄之也固宜至夫家國之事其端已見其害已成他人莫不知所不知者獨其身耳或驟以為言則朋以疏其友君以戮其臣父以放其子抑獨何與於乎言之妄者猶不可以為妄況其非妄者乎信可以示戒矣姥廟在麻湖之陽通恩陽山五六里阜接其麓即名曰姥印亦名姥湖湖之所泄曰姥下河南引四十餘里入于江水之故道也與橫江浦並

梅山記己巳

梅山者曹孫之圖吳舉兵臨江軍士道渴操曰前山有梅士皆口昨山上至今尚有梅樹其西峰望含山縣治街者曰衙前鬼探頭清官也蚤休縣吏或惡之鑊其峰未夷輒罷去後吏至創已事營石塔以益之亦得罷夫君子起身而為吏貪廉自我黜陟自君者也已則不廉而點是懼雖移禍于山不可得也已則廉而陟是求雖禱福于山亦不可得也南山何知一鑊之一榮之不亦勞乎

師祠記己巳

艮獄先生始至和郡言聖人之學無應者其再至少從之遊其三

至從遊者加進先生與之言日夜不倦疑者亦盛自是至益數言益詳疑且或信己未歲從叔父行素使重執贄師事先生亦不能信然先生德行純粹亦不敢疑甲子歲叔父執贄焉其明年叔父蒞仕倅温州先生每至重聞言心獨動是冬復執贄請師先生先生曰異哉子既師之矣不可重曰始不知所以師先生以叔父命故師之今知所以師先生矣固請先生曰其可哉將以明年迎先生于西郊田舍朝夕學焉兩寅歲先生疾不果來重數問疾先生言以切八月而先生卒先是弟子嘗治館于寺東北隅乃設位而哭以納帛者將于是祠先生已而惡其隘卜于城東隅張氏之築

至買之納先生主山池林木幽然靜深弟子五六人居其廬越一年叔父解官歸拜祠下久乃謂曰必易此茅茨乃可遂計其直屬城西隅張園自宋為勝今雖廢尚可治也其主願粥之弟子相謀營費正等更買其地經營踰歲乃成迎先生主以來歲有祀時有會弟子尸之或誦曰國中未嘗聞聖人之學先生始言之其功大矣先生之食于斯也不可以吾二三私之也重作而言曰從先生者衆知先生者寡矣服而行之抑又寡矣疑不勝信信不篤殆且畔焉況下焉者乎是故先生之志非二三子其孰當繼之夫聖人之道自孔子以來夫人而聞之矣唯何師乎于是先生之祠目曰

師祠其紀綱之用惟叔父及羅應選為多將紀于石重先識其始如此己巳三月朔識

修忠烈廟記己巳

有宋開禧二年金虜寇江國和州州守周公力戰却之其三年州人德公而祠焉嘉定元年祠成知應陽縣謝德輿為之記記攻守狀甚詳時公已移謫去至紹定二年乃轉和州防禦使會辛淳祐七年諡忠惠公賜額曰忠烈之廟遂仍生祠而為之其北堂則以祀公之母感義郡太夫人勅解具于石旋移封永國夫人廟在橫江門內故壯且麗後二百餘年蓋未有新之者及我嘉靖之六年

和州易公鸞乃廢淫祀于城西之麓徙廟其地而祠賢母于左孺  
昇二巨碑立廟下自書忠烈廟榜筆力古勁垂且百年又告圯矣  
諸生王之節亟言于有司有司不暇治之節謀其里曰曷設劇而  
購錢可乎里人皆諾凡聚錢若干緡召工取材少易朽壞而錢輒  
盡之節三歎謂重日和州南北之爭地也竊觀天下之勢遠則三  
十年近則十年必有大亂亂則和必先之而今之士者不崇忠孝  
之教不習知勇之術亂至吾知其無能為矣若周公以孤城羸卒  
抗忠致命權虜保邦誠社稷之功也節與子願仰師之以有此役  
屬我國人工雖不克終不可不記其事嘗讀宋史紀開禧和州之

圍頗不載周公殲胡之績而略見于小史豈侂冑怒邱崇之斥已  
因以抑公與他日有事于宋史慎無闕如也重題其言書之於版  
並錄祠記如左崇禎二年六月日諸生戴某識

宋謝德興歷陽周侯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秋歷陽鄉軍民相與度材鳩工建周侯生祠于橫江  
門裏為屋十有七楹堂廡壯麗軒戶宏敞金碧相輝照耀堯桷  
一時翬琳之士拱立四壁而侯象嚴居其中過者凜焉明年春  
落成父老屬德興為之記德興不文不敢當然于侯為門下士  
又嘗始終同患難日擊侯事為甚詳姑直書其實以昭邦人所

以祠侯之意而明侯所以致邦人之敬者夫歷陽之為郡雖在  
江北實蔽江南蓋西接合肥北接滁濠而東南直姑孰建業之  
間凡渡淮而有事于南者不得歷陽則不敢窺江自東晉以還  
屢鎮以重兵守以信將視為南國喉襟曩年元尤顏亮輩傾心  
南寇必致其死力先陷歷陽夷其城閨以絕反顧之慮而後一  
意為渡江計孝宗皇帝留神邊圉知歷陽為江淮衝要首命馬  
帥李舜舉繼遣建康都統制郭綱合兩司事力為工千二百餘  
萬費緡錢百五萬有奇而糧食不與焉自乾道庚寅以訖于淳  
熙丙申凡七年而後城池樓櫓始以備告孝皇節用愛人獨不

惜太府之錢大農之粟與夫兵卒之力必城歷陽而後已淵衷  
遠慮果無所見而然哉三十年間屬時承平是城之有無未見  
其損益也開禧丙寅邊警遽開旋進取之師為退保之計侯以  
宣府邱公薦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從容與士大夫登城而望焉  
慨念孝皇經理之本意而深歎故將規畫之有方願諸將曰吾  
他日守浮光願為陳亨祖守山陽願為趙立今得此城而守之  
亦願為姚興輩蓋三人者皆死于其所于是邦人知侯之意不  
可拔也是冬胡馬大入以十一月辛卯圍合肥癸巳遁舍肥盡  
徹其眾益以濠梁渦口安豐正陽新至之師命其大將納懶將



軍者為平南邊江將軍中路行軍先鋒亞將沒撓將軍者為珍冠中郎將行軍先鋒副統將其大衆十餘萬居前而以石碇碇世號為烏眼將軍者統女直數萬押陳于後而其大酋字撒撥則又統精兵稱元帥行府為諸軍之殿焉倍道兼行不兩日直抵歷陽蓋知我馬帥拔軍之後城中無兵且習兀朮顏亮之故智欲以聲勢恐喝先下歷陽也方馬帥之去僅留正兵一千八百六人合諸處潰亡徒隸不滿四千人而州城十一里城門十一所以城計人兵財十之一耳軍民反叛繼逸相繼斬之不能禁父老叩侯馬泣而請曰吾州自建炎以來凡兩遭胡寇權陷

有以數萬衆不可支持竟去保江面者公雖忠赤奈無兵何侯曰國家養將養兵一臨難輒四走吾雖不任將事然守臣也死于城守乃吾分內事父老行矣無過為吾悲于時任事者輕聽寡謀號令不一督府雖已開而權不得專武建議他司謂居巢已焚請歷陽從之檄已到侯懷之不出曰將在軍君命且不受吾死已決矣無何賊盡集周二百里內皆虜營也城中聲援四絕而賊生兵日增侯自分萬死而將士僚吏激于忠義俱不懷生自十一月甲午圍合丁酉攻城十二月癸丑賊始罷攻退營以給我庚申賊始出州境受困幾月被攻凡十有七日告戰凡

三十有四始戰之日首馘其驍將韓萬戶于香泉門下繼殺其萬戶者三殺金銀牌郎各一皆獲其寶信支解其指斥者四人于連雲觀後俱獲其所執賊賊首十八人獻之邱督樞標于建康市取賊矢百二十二萬有奇上于張督樞者六十二萬奪賊鎗仗鼓旗踰萬數輸之鎮江武庫所謂石碇者射中其目載至仙踪而斃殺賊屍與濠平築京觀于八公山更山名毅胡岡大書立豐碑其上自始迄終艱危萬狀卒以蕞爾之衆鯁賊喉牙使不敢渡江時人謂侯之全歷陽其功不在張睢陽後蓋有三難焉將臣先動而軍民之心已去城大兵少而虜敵之所必

攻士非素撫而上下之情殊未相諳卒然而起犯天下之至危而竟以舉事此無他天之所相惟忠與孝賊之初至侯與諸將登城峰以觀其布置虜營幕相屬烟塵漲天不見其際器甲有聲如潮湍雨驟侯慮動衆目忽起曰視此何為請往朝太祖太宗諸將莫曉所謂侯前已戒吏設黃幣置祖宗二神位于靈會門上邀諸將詣前炷香為誓曰臣等不敢拜謁胡犯順衆已臨城臣等當捐軀命上報國恩有一不度得奉祖宗法戮于此門之上辭旨慷慨音吐洪暢聞者聳然訖賊退無敢怠厥事者母太夫人何氏年高九秩惟侯一子一孫甫九歲侯知賊至必死